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3n0185

太子瑞應本起經

吳　支謙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85
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佛言：
「吾自念宿命，無數劫時，本為凡夫。初求佛道已來，精神受形，周遍五道。一身死壞，復受一身，生死無量。譬喻盡天下草木，斬以為籌，計吾故身，不能數矣。
「夫極天地之始終，謂之一劫，而我更天地成壞者，不可稱載也。所以感傷世間貪意長流，沒於愛欲之海，吾獨欲反其源故，自勉而特出。是以世世勤苦，不以為勞；虛心樂靜，無為無欲；損己布施，至誠守戒，謙卑忍辱，勇猛精進，一心思微學聖智慧。仁活天下，悲窮傷厄，慰沃憂慼，育養眾生，救濟苦人，承事諸佛，別覺真人，功勳累積，不可得記。至于昔者，定光佛興世，有聖王名曰制勝治，在鉢摩大國，民多壽樂，天下太平。時我為菩薩，名曰儒童；幼懷聰叡，志大包弘，隱居山澤，守玄行禪。聞世有佛，心獨喜歡，披鹿皮衣，行欲入國。道經丘聚，聚中道士，有五百人。菩薩過之，終日竟夜，論道說義，師徒皆悅。臨當別時，五百人各送銀錢一枚，菩薩受之。
「入城見民，欣然忽忽，平治道路，灑掃燒香。即問行者：『用何等故？』行人答曰：『今日佛當來入城。』菩薩大喜，自念：『甚快！今得見佛，當求我願。』
「語頃，王家女過，厥名瞿夷，挾水瓶持七枚青蓮華。菩薩追而呼曰：『大姊且止！請以百銀錢雇手中華。』女曰：『佛將入城，王齋戒沐浴，華欲上之，不可得也。』
「又請曰：『姊可更取求。』雇二百三百不肯，即探囊中五百銀錢，盡用與之。瞿夷念華，極直數錢，乃雇五百，貪其銀寶，與五莖華，自留二枚。迴別意疑：『此何道士，披鹿皮衣，裁蔽形體，不惜銀錢寶，得五莖華？』憙怡非恒，追呼：『男子！以誠告我，此華可得；不者奪卿。』菩薩顧曰：『買華從百錢至五百，以自交決，何宜相奪？』女曰：『我王家人，力能奪卿。』菩薩慝然曰：『欲以上佛，求所願耳。』
「瞿夷曰：『善！願我後生，常為君妻，好醜不相離；必置心中，令佛知之。今我女弱，不能得前，請寄二華，以獻於佛。』菩薩許焉。
「須臾佛到，國王臣民，皆迎拜謁，各散名華，華悉墮地。菩薩得見佛，散五莖華，皆止空中，當佛上如根生，無墮地者。後散二

華，又挾住佛兩肩上。佛知至意，讚菩薩言：『汝無數劫，所學清淨，降心棄命，捨欲守空，不起不滅，無猗之慈，積德行願，今得之矣。』因記之曰：『汝自是後，九十一劫，劫號為賢，汝當作佛，名釋迦文(天竺語，釋迦為能，文為儒，義名能儒)。』

「菩薩已得記言，疑解望止；霍然無想，寂而入定。便逮清淨不起法忍，即時輕舉，身昇虛空，去地七仞，從上來下，稽首佛足。見地濯濕，即解皮衣，欲以覆之，不足掩泥，乃解髮布地，令佛蹈而過。佛又稱曰：『汝精進勇猛，後得佛時，當於五濁之世，度諸天人，不以為難，必如我也。』

「菩薩承事定光，至于泥曰。奉戒護法，壽終即生第一天上，為四天王。畢天之壽，下生人間，作轉輪聖王飛行皇帝——七寶自至，一、金輪寶，二、神珠寶，三、紺馬寶朱髦鬣，四、白象寶朱髦尾，五、玉女寶，六、賢鑒寶，七、聖導寶——八萬四千歲，壽終即上生第二忉利天上，為天帝釋。壽盡又昇第七梵天，為梵天王。如是上作天帝，下為聖主，各三十六反，周而復始。及其變化，隨時而現，或為聖帝，或作儒林之宗，國師道士，在所現化，不可稱記。

「菩薩於九十一劫，修道德，學佛意，通十地行，在一生補處。後生第四兜術天上，為諸天師，功成志就，神智無量。期運之至，當下作佛，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，父王名白淨，聰叡仁賢；夫人曰妙，節義溫良。迦維羅衛者，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。佛之威神，至尊至重，不可生邊地，地為傾邪，故處其中。周化十方，往古諸佛興，皆出於此。

「菩薩初下，化乘白象，冠日之精。因母晝寢，而示夢焉，從右脇入。夫人夢寤，自知身重，王即召問太卜，占其所夢。卦曰：『道德所歸，世蒙其福，必懷聖子。』菩薩在胎，清淨無有臭穢。於是群臣諸小國王，聞大王夫人有娠，皆來朝賀。菩薩於胎中，見外人拜，如蒙羅縠而視，陰以手攘之。攘之者意，不欲擾人也。自夫人懷妊，天為獻飲食，自然日至，夫人得而享之，不知所從來，不復饗王厨，以為苦且辛。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，化從右脇生墮地，即行七步，舉右手住而言：『天上天下，唯我為尊。三界皆苦，何可樂者？』

「是時天地大動，宮中盡明。梵釋神天，皆下於空中侍。四天王接置金机上，以天香湯，浴太子身。身黃金色，有三十二相，光明徹照，上至二十八天，下至十八地獄，極佛境界莫不大明。當此日夜，天降瑞應，有三十二種：一者、地為大動坵墟皆平，二者、道巷自淨臭處更香，三者、國界枯樹皆生華葉，四者、苑園自然生奇甘果，五者、陸地生蓮華大如車輪，六者、地中伏藏悉自發出，七

者、中藏寶物開現精明，八者、篋笥衣被披在櫪架，九者、眾川萬流停住澄清，十者、風霽雲除空中清明，十一、天為四面細雨澤香，十二、明月神珠懸於殿堂，十三、宮中火燭為不復用，十四、日月星辰皆住不行，十五、沸星下現侍太子生，十六、釋梵寶蓋彌覆宮上，十七、八方之神捧寶來獻，十八、天百味食自然在前，十九、寶甕萬口懸盛甘露，二十、天神牽七寶交露車至，二十一、五百白象子自然羅住殿前，二十二、五百白師子子從雪山出羅住城門，二十三、天諸婇女現妓女肩上，二十四、諸龍王女繞宮而住，二十五、天萬玉女把孔雀尾拂現宮牆上，二十六、天諸婇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，二十七、天樂皆下同時俱作，二十八、地獄皆休毒痛不行，二十九、毒虫隱伏吉鳥翔鳴，三十、漁獵怨惡一時慈心，三十一、境內孕婦產者悉男，聾盲瘖瘂癃殘百疾皆悉除愈，三十二、樹神人現低首禮侍。當此之時，壇場左右，莫不雅奇，歎未曾有。

「夫人即裹以白褻，乳母抱養，字名悉達。王告夫人：『子生非凡，吾國有道人，名曰阿夷，年百餘歲，耆舊多識，明曉相法；今欲共行相子可乎？』夫人曰：『佳！』即嚴駕白象，導從伎樂，出詣道人，賜黃金白銀各一囊，道人不受。披褻相太子，見有三十二相：軀體金色，頂有肉髻，其髮紺青，眉間白毫，項有日光，目睫紺色，上下俱瞬，口四十齒，齒白齊平，方頰車廣，長舌七合，滿師子膺，身平正，脩臂指長，足跟滿安平趾，手內外握，合縵掌手，足輪千輻理，陰馬藏，鹿腨腸，鈎鎖骨，毛右旋，一一孔一毛生，皮毛細軟，不受塵水，胸有万字。阿夷見此，乃增歎流淚，悲不能言。

「王夫人懼，拜手而問：『有不祥乎？願告其意。』舉手答曰：『吉無不利！敢賀大王，得生此神人。昨暮天地大動者，其正為此矣。我相法曰：「王者生子，而有三十二大人相者，處國當為轉輪聖王，主四天下，七寶自至，行即能飛，兵仗不用，自然太平。若不樂天下，而棄家為道者，當為自然佛，度脫萬姓。」傷我年已晚暮，當就後世，不覩佛興，不聞其經，故自悲耳。』

「王深知其能相，為起宮室，作三時殿，各自異處——雨時居秋殿，暑時居涼殿，寒雪時居溫殿——選五百妓女，擇取端正，不肥不瘦，不長不短，不白不黑，才能巧妙，各兼數妓；皆以白珠名寶，瓔珞其身，百人一番，迭代宿衛。其殿前列種甘果樹，樹間浴池，池中奇華異類之鳥，數千百種，嚴飾光目，趣悅太子意，不欲令學道。宮牆牢固，門開閉聲，使聞四十里。太子生日，王家青衣，亦生蒼頭，厩生白駒，及黃羊子。奴名車匿，馬名揵陟。王後常使車匿侍從，白馬給乘。

「適生七日，其母命終，以懷天人師功福大故，上生忉利，封受自然。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，因其將終，而從之生。
「及至七歲，而索學書，乘羊車詣師門。時去聖久，書缺二字，以問於師，師不能達，反啟其志。至年十歲，妙才益顯。太子有從伯仲之子兄弟二人，長名調達，其次曰難陀。調達雖有高世之才，自然難暨，然而自憍，常懷嫉意。請戲後園，的附鐵鼓，俱挽彊而射之。太子每發，中的徹鼓。二人不如，以為鄙恥。久後又請，手搏於王前，要不如者，灌之以水。太子慈仁，雖擗昆弟，不令身痛。二人久後復請柟力。難陀前牽鼻象，掣之至庭；調達力壯，挽而撲之；太子含笑，徐前接象，舉擲牆外，使無死傷。於是二人，乃覺不如；王與左右，益知非恒。
「至年十四，啟王出遊，欲觀施為。王勑令左右百官導從。始出城東門，天帝化作病人，身瘦腹大，倚門壁而喘息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其僕曰：『病人也。』『何謂為病？』對曰：『凡病者，皆由風寒，或熱或冷，此人必以飲食不節、臥起無常，故得斯病。』太子曰：『一何苦哉！吾處富貴，飲食快口，亦有不節，當復有病，與此何異？』即迴車還，悲念人生俱有此患，豈以豪強，獨得免耶！遂憂不食，自念不能嬰此病也。王問其僕：『太子出遊，寧不樂乎？』對曰：『逢見病人，以此不悅。』王即增五百妓女，晝夜娛樂之。王心愁憂，恐其學道。數年小差，即復白王：『閉在宮中，其日致久，思欲出遊。』王不忍拒，預勑國中，太子當出，無令疾病諸不潔淨在道側也。
「太子駕乘，出南城門。天帝復化作老人，頭白背僂，拄杖羸步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其僕曰：『老人也。』『何如為老？』對曰：『年耆根熟，形變色衰，飲食不化，氣力虛微，坐起苦極，餘命無幾，故謂之老。』太子曰：『有何樂哉！日月流邁，時變歲移，物生於春，秋冬悴枯，老至如電，身安足恃？』迴車而還，愍念人生丁壯不久，有老有病，其痛難忍，吾不能久居天下嬰此苦也，又憂不食。王悔令出，復增五百妓女，以娛樂之。
「數年小差，復欲出遊。王曰：『汝每出觀，還輒不樂，唯憂消瘦，又出何為？』太子曰：『念彼苦耳，年大當差。』王勑國中，莫使老病諸不潔淨在道側也。
「太子駕乘，出西城門。天帝復化作死人，室家男女，持幡隨車，啼哭送之。太子又問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其僕曰：『死人也。』『何如為死？』曰：『死者盡也，壽有長短，福盡命終，氣絕神逝，形骸消索，故謂之死。人物一統，無生不終。』
「太子曰：『夫死痛矣，精神劇矣！生當有此老病死苦，莫不熱中，迫而就之，不亦苦乎？吾見死者，形壞體化，而神不滅，隨行

善惡，禍福自追，富貴無常，身為危城。是故聖人，常以身為患；而愚者保之，至死無厭。吾不能復以死受生，往來五道，勞我精神。』迴車而還，愍念天下有此三苦，憂不能食。王益不樂，曰：『國是汝有，當理人物，何為遠慮，以自疲苦？』復增五百妓女，以娛樂之。

「太子至年十七，王為納妃，簡閱國中名女數千，無可意者。最後一女，名曰瞿夷，端正好潔，天下第一；賢才過人，禮義備舉，是則宿命賣華女也。太子雖納，久而不接，婦人之情欲有附近之意，太子曰：『常得好華，置我中間，共視之，寧好乎？』瞿夷即具好華，又欲近之。太子曰：『却此華，有汁污瘀床席。』久後復曰：『得好白氍，置我中間，兩人觀之，不亦好乎？』婦即具氍，又有近意。太子曰：『却汝，有污垢，必污此氍。』婦不敢近。傍側侍女，咸有疑意，謂不能男。太子以手指妃腹曰：『却後六年，爾當生男。』遂以有身。

「於是太子，復啟遊觀。出北城門，天帝復化作沙門，法服持鉢，視地而行。太子問曰：『此為何人？』其僕曰：『沙門也。』『何謂沙門？』對曰：『蓋聞，沙門之為道也，捨家妻子，捐棄愛欲，斷絕六情，守戒無為，其道清淨，得一心者，則萬邪滅矣。一心之道，謂之羅漢。羅漢者真人也，聲色不能污，榮位不能屈，難動如地，已免憂苦，存亡自在。』太子曰：『善哉！唯是為快。』即迴車還。齋思不食，念道清淨，不宜在家，當處山澤，研精行禪。瞿夷心疑，知其欲去，坐起不離其側。至年十九，四月八日夜，天於窓中，叉手白言：『時可去矣！』太子仰而答曰：『迫有侍衛，欲去無從？』天神即厭其妻、諸妓女輩，皆令臥睡。

「太子徐起，聽妻氣息，視眾伎女，皆如木人，百節空空，譬如芭蕉。中有亂頭猗鼓，委擔伏琴，更相荷枕，臂脚垂地，鼻涕目淚，口中流涎。琴瑟箏笛，樂器縱橫，鵁鶄鴛鴦，警備之輩，皆悉淳昏而臥。太子遍觀，旋視其妻，具見形體，髮爪髓腦，骨齒髑髏，皮膚肌肉，筋脉肪血，心肺脾腎，肝膽腸胃，屎尿涕唾，外為革囊，中盛臭處，無一可奇；強熏以香，飾以華綵。譬如假借當還，亦不得久計，百年之壽，臥消其半；又多憂患，其樂無幾。婬妖敗德，令人愚癡，非彼諸佛別覺真人所稱譽也。故曰：『貪婬致老，瞋恚致病，愚癡致死。除此三者，乃可得道。』

「一心念是已，便起瞻沸星，夜其過半，見諸天，於上叉手，勸太子去。即呼車匿，徐令被馬，褰裳跨之，徘徊於庭，念開門當有聲。天王維睒，久知其意，即使鬼神，捧舉馬足，并接車匿，踰出宮城，到於王田閻浮樹下。明日宮中騷動，不知太子所在，千乘萬騎，絡繹而追。王因自到田上，遙見太子，坐於樹下。日光赫烈，

樹為曲枝，隨蔭其軀。王悚然悟驚，乃知其神，不識下馬，為作禮時，太子亦即前拜曰：『自我為子，希曾出國，今一適此，大王何宜枉來，願用時還。今我所以欲離世者，以自所見，恩愛如夢，室家歡娛，皆當別離。貪欲為獄，難得免出。故曰：「以欲網自蔽，以愛蓋自覆，自縛於獄，如魚入笥口，為老死所伺，如犢求母乳。吾恒以是，常自覺悟，願求自然，欲除眾苦。諸未度者，吾欲度之；諸未解者，吾欲解之；諸不安者，吾欲安之；未見道者，欲令得道。故欲入山求我所願，得道當還，不忘此誓。」』

「王知其志固，惘然不知所言。便自還宮，謂瞿夷曰：『如吾子心，清白難動如地，不樂富貴，不慕於天下，唯道是欲，自期必逮。』

「於是太子，攀樹枝見耕者，墾壤出虫，烏隨啄吞，感傷眾生，魚鱗相咀，其不仁者，為害滋甚，死墮惡道，求出良難。諸天雖樂，而亦非常，福盡則懼，罪至亦怖，禍福相承，生死彌久。觀見人間，上至二十八天，貴極而無道，皆與地獄對門。三惡道處，痛酷百端，歡樂暫有，憂畏延長。天地之間，無一可奇，吾不能復為欲惑矣。

「即起上馬，將車匿前行數十里，忽然見主五道大神，名曰賁識，最獨剛強，左執弓，右持箭，腰帶利劍，所居三道之衢：一曰天道，二曰人道，三曰三惡道，此所謂死者魂神，所當過見者也。太子到問：『何道所從？』賁識惶懅，投弓、釋箭、解劍，逡巡示以天道曰：『是道可從。』

「行數十里，逢兩獵客，太子自念：『我已棄家，在此山澤，不宜如凡人被服寶衣，有慾態也。』乃脫身寶裘，與獵者貿鹿皮衣。到前下馬，遣車匿還。車匿長跪曰：『今隨大天，不可獨還。』太子曰：『汝可徑歸，上白大王，及謝舍妻，今求無為大道，勿以我為憂。』即脫寶冠及著身衣，悉付車匿。於是白馬，屈膝舐足，淚如連珠。車匿悲泣，隨路而啼。顧視太子，已被鹿皮衣，變服去矣。

「車匿步牽馬還，宮都中外，莫不惆悵。瞿夷啼哭，自投殿下曰：『我望太子，如渴欲飲，汝今與馬返獨空歸？』前抱馬頸，問太子所在。車匿曰：『太子上白大王及謝舍妻，今求無為大道，勿以我為憂。』瞿夷啼哭曰：『一何薄命，生亡我所天。為在何許？當那求之？』撫馬背曰：『太子乘汝出，汝何獨來歸？』舉國人民，莫不歔欷。王悲噢咿，涕泣交流，謂瞿夷曰：『如吾子所覺，老病死苦，實為大患。此神人也，其生之日，上帝親下，万神侍衛，符瑞光相，非世所見。阿夷相言：「若不樂天下，而棄家為道者，必為自然佛，當度脫萬姓。」今辭學道，乃自然乎？』

「王欲解瞿夷意，亦自感激，即選國中豪賢，得數千人，擇有累重多子孫者，取五人現之。王曰：『汝等於家長子抱孫，獨曰歡耶？吾有一子未曾出門，一旦捨我，遠涉深山，溪谷險阻，吉凶之難，寒暑飢渴，誰得知者？煩卿五人，各遣一子，追求索之，得必隨侍。如有中道委而還者，吾滅汝族屬。』於是阿若拘隣等五人，受命追太子。及於深山，隨侍數年。太子不與語，自行如故，陟涉山崗，蔓踰深谷。五人苦之，言：『此狂人耳，何道之有？行不擇路，奚可隨也？設委還者，王滅吾家，不如止此。』五人所止，有好泉水，甘果不乏。

「太子自去，踰越名山，經摩竭界。瓶沙王出田獵，遙見太子，行山澤中。即與諸耆長大臣，俱追見之。王曰：『太子生多奇異、形相炳著，當君四天下，為轉輪聖王，四海顒顒，冀神寶至。何棄天位，自放山藪？必有異見。願聞其志。』太子答曰：『以吾所見，天地人物，出生有死，劇苦有三，老病死痛，不可得離。計身為苦器，憂畏無量，若在尊寵，則有憍佚，貪求快意，天下被患，此吾所厭，故欲入山以修其志。』諸耆長曰：『夫老病死，自世之常，何獨豫憂，乃棄美號，隱遁潛居，以勞其形，不亦難乎？』

「太子答曰：『如諸君言，不當豫憂。使吾為王，老到病至，若當死時，寧有代我受此厄者不？如無有代，胡可勿憂！天下雖有慈父孝子，愛徹骨髓，至病死時，不得相代；若此偽身，苦至之日，雖居高位，六親在側，如為盲人設燭，何益於無目者乎？吾觀眾行，一切無常，皆化非真，樂少苦多，身非己有，世間虛無，難得久居。物生有死，事成有敗，安則有危，得則有亡，萬物紛擾，皆當歸空。精神無形，躁濁不明，行致死生之厄，非直一受而已。但為貪欲，蔽在癡網，沒生死河，莫之能覺。故吾欲一心思四空淨，度色滅恚，斷求念空，無所適莫，是將反其源，而歸其本，始出其根，如我願得，乃可大安。』

「瓶沙王熹曰：『善哉！菩薩志妙，世間難有，必得佛道，願先度我。』大子默然而逝。當度尼連禪河，天神為止流令中暫乾。大子渡河，行數十里，見三梵志，各與弟子，索居谿邊。過問其道，自稱言：『吾事梵天，奉於日月，日修火祠，唯水是淨。』菩薩答曰：『是故生死道耳！水不常滿，火不久熱，日出則移，月滿則虧，道在清虛，水焉能令人心淨？』傷之而去，行起慈心，遍念眾生老耄專愚，不免疾病，死喪之痛，欲令解脫以一其意，而起悲心。愍傷一切，皆有飢渴寒暑、得失罪咎艱難之患，欲令安隱以一其意，而起喜心。念諸世間，皆有憂苦恐怖遭逢之患，欲令恬惔以一其意，而起護心。欲度五道八難之生，愚蔽曚闇，不見正道，念

欲成濟，使得無為，以一其意，得善不喜、逢惡不憂，捨世八事，利衰毀譽稱譏苦樂，不以傾動。

「既歷深山，到幽閑處，見貝多樹，四望清淨。自念：『我已棄家，在此山澤，不宜復飾髮如凡人意。以有櫛梳湯沐之念，則失淨戒、正定、慧、解、度知見意，非道之純、污清淨行。當作沙門如菩薩法。』天神奉剃刀，鬚髮自墮，天受而去。菩薩即拾稾草，以用布地，正基坐，叉手閉目，一心誓言：『使吾於此肌骨枯腐，不得佛，終不起。』天神進食，一不肯受。天令左右，自生麻米，日食一麻一米，以續精氣。端坐六年，形體羸瘦，皮骨相連，玄清靖漠，寂默一心。內思安般，一數、二隨、三止、四觀、五還、六淨，遊志三四，出十二門，無分散意。神通微妙，棄欲惡法，無復五蓋，不受五欲。眾惡自滅，念計分明，思想無為，譬如健人得勝怨家，意以清淨，成一禪行。心自開解，却情欲意，無惡可改，不復計視，念思已滅。譬如山頂之泉，水自中出，盈流於外，谿谷雨潦，無緣得入。恬惔守一，欣然不移，成二禪行。又棄喜意，唯見無婬，外諸好惡，一不得入，內亦不起，心正身安，譬如蓮華根在水中，華合未開，根莖枝葉，潤漬水中，以淨見真，成三禪行。棄苦樂意，無憂喜想，心不依善，亦不附惡，正在其中；如人沐浴潔淨，覆以鮮好白氎，中外俱淨，表裏無垢，喘息自滅，寂然無變，成四禪行。譬如陶家和埴調柔，中無沙礫，任作何器，精進開發，無所不能，以得定意；不捨大悲，智慧方便，究暢要妙，通三十七道品之行——所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念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——周而復始，無復瑕穢，意在三向：一惟向空，念滅不散，無操無捨；二向無想，心定不起，好惡不思。三向不願，不樂三界，不復生苦。便得三活：一離貪欲，二離瞋恚，三離愚癡，無復罣礙。

「於是第六化應聲天，天上魔王，見菩薩清淨無欲，精思不懈，心中煩毒，飲食不甘，伎樂不御，念：『是道成，必大勝我。欲及其未作佛，當壞其道意。』魔子薩陀，前諫父曰：『菩薩行淨，三界無比，以得自然神通，眾梵諸天億百，皆往禮侍，此非天王所當沮壞，無為興惡自虧福也。』魔王不聽，召三玉女：一名欲妃，二名悅彼，三名快觀，使行壞菩薩意。三女皆被羅縠之衣，服天名香瓔珞珠寶，極為妖冶巧媚之辭，欲亂其意。菩薩心淨，如琉璃珠，不可得污。三女復白曰：『仁德至重，諸天所敬，應有供養故天獻我。我等好潔，年在盛時，天女端正，莫有殊我者，願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。』

「菩薩答曰：『汝宿有福，受得天身，不惟無常，而作妖媚，形體雖好，而心不端。譬如畫瓶中盛臭毒，將以自壞。有何等奇，福難

久居，婬惡不善，自亡其本。死即當墮三惡道中，受鳥獸形，欲脫致難。汝輩亂人正意，非清淨種，革囊盛屎而來，何為？去！吾不用汝。』其三玉女，化成老母，不能自復。魔王益忿，更召諸鬼神，合得一億八千萬眾，皆使變為師子熊羆、虎兕象龍牛馬、犬豕猴猨之形，不可稱言。虫頭人體，蚖蛇之身，黿龜之首而六目，或一頸而多頭，齒牙爪距，擔山吐火，雷電四繞，擭持戈矛。菩薩慈心，不驚不怖，一毛不動，光顏益好。鬼兵退散，不能得近。魔王自前，與佛相難詰，其辭曰：

「『比丘何求坐樹下，　樂於林藪毒獸間；
雲起可畏窈冥冥，　天魔圍繞不以驚？』

「『古有真道佛所行，　恬惔為上除不明；
其城最勝法滿藏，　吾求斯座決魔王。』

「『汝當作王轉金輪，　七寶自至典四方；
所受五欲最無比，　斯處無道起入宮。』

「『吾觀欲盛吞火銅，　棄國如唾無所貪；
得王亦有老死憂，　去此無利勿妄談。

「『何安坐林而大語，　委國財位守空閑；
不見我興四部兵，　象馬步兵億八千。
已見猴猨師子面，　虎兕毒蛇豕鬼形；
皆持刀劒擭戈矛，　超踔哮吼滿空中。』

「『設復億姟神武備，　為魔如汝來會此；
矢刃火攻如風雨，　不先得佛終不起。
魔有本願令我退，　吾亦自誓不虛還；
今汝福地何如佛，　於是可知誰得勝！』

「『吾曾終身快布施，　故典六天為魔王；
比丘知我宿福行，　自稱無量誰為證？』

「『吾昔行願從定光，　受別為佛釋迦文；
怒畏想盡故坐斯，　意定必解壞汝軍。
我所奉事諸佛多，　財寶衣食常施人；
仁戒積德厚於地，　是以脫想無患難。』

「菩薩即以智慧力，　伸手案地是知我；
應時普地砰大動，　魔與官屬顛倒墮。
魔王敗績悵失利，　惛迷却踞前畫地；
其子又曉心乃悟，　即時自歸前悔過：

「『吾以不復用兵器，　等行慈心却魔怨；
世用兵器動人心，　而我以等汝眾生。
若調象馬雖已調，　然後故態會復生；
若得最調如佛性，　已如佛調無不仁。』

「姟天見佛擒魔眾，　忍調無想怨自降；
諸天歡喜奉華臻，　非法王壞法王勝。
本從等意智慧力，　慧能即時攘不祥；
能使怨家為弟子，　當禮四等道之證。
面如滿月色從容，　名聞十方德如山；
求佛像貌難得比，　當稽首斯度世仙。

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上

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

吳月支優婆塞支謙譯

「菩薩累劫清淨之行，至儒大慈，道定自然，忍力降魔，鬼兵退散，定意如故。不以智慮，無憂喜想，是日初夜，得一術闇，自知宿命，無數劫來，精神所更，展轉受身，不可稱計，皆識知之。至二夜時，得二術闇，悉知眾生心中所念，善惡殃福，生死所趣。至三夜時，得三術闇，漏盡結解，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：精進定、欲定、意定、戒定，得變化法。所欲如意，不復用思，身能飛行，能分一身，作百作千，至億萬無數，復合為一；能徹入地，石壁皆過，從一方現，俯沒仰出，譬如水波；能身中出水火，履水行虛，身不陷墜；坐臥空中，如鳥飛翔；立能及天，手捫日月；欲身平立，至梵自在；眼能徹視，耳能洞聽，意悉預知，諸天、人、龍、鬼神、蚑行蠕動之類，身行口言心所欲念，悉見聞知。諸有貪婬無貪婬者，有瞋恚無瞋恚者，有愚癡無愚癡者，有愛欲無愛欲者，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，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，有念善無念善者，有一心無一心者，有解脫意無解脫意者，一切悉知。

「菩薩觀見天上、人中、地獄、畜生、鬼神五道，先世父母兄弟妻子，中外姓字，一一分別；一世十世，百千萬億無數世事，至于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，一劫始成，人物興時，能知十劫百劫，至千萬億無數劫中，內外姓字，衣食苦樂，壽命長短，死此生彼，展轉所趣。從上頭始，諸所更身，生長老終，形色好醜，賢愚苦樂，一切三界，皆分別知。見人魂神，各自隨行，生五道中，或墮地獄，或墮畜生，或作鬼神，或生天上，或入人形，有生豪貴富樂家者，有生卑鄙貧賤家者，知諸眾生，或五陰自蔽：一色像，二痛痒，三思想，四行作，五魂識；皆習五欲：眼貪色，耳貪聲，鼻貪香，舌貪味，身貪細滑；牽於愛欲，或於財色，思望安樂，從是生諸惡本，從惡致苦。能斷愛習，不隨婬心，大如毛髮，受行八道，則眾苦滅矣。譬如無薪亦復無火，是謂無為度世之道。

「菩薩自知，已棄惡本，無婬怒癡，生死已除，種根已斷，無餘栽栝，所作已成，智慧已了。明星出時，廓然大悟，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得佛十八法，有十神力、四無所畏。佛十八法者，謂從得佛，至于泥曰：一、無失道，二、無空言，三、無忘志，四、無不靜意，五、無若干想，六、無不省視，七、志欲無減，八、精進無減，九、定意無減，十、智慧無減，十一、解脫無減，十二、度知見無減，十三、古世之事悉知見，十四、來世之事悉知見，十五、今世之事悉知見，十六、覽眾身行化以始所知，十七、

覽眾言行化以始所知，十八、覽眾意行化以始所知。是為佛十八不共之法。

「十神力者，佛悉知見深微隱遠是處非處，明審如有，一力也；佛悉明知來今往古所造行地所受報應，二力也；佛悉分別天人眾生彼彼異念，三力也；佛悉知眾生若干種語及度世語，四力也；佛悉了知世間雜種無量情態，五力也；佛能現禪解定行除眾勞諍，六力也；佛知欲縛，知縛解要在所宜行，七力也；佛智如海善言無量，追識一切宿命所更，八力也；佛天眼淨，見人物死，神所出生，善惡殃福，隨行受報，九力也；佛漏已盡，無復縛著，神真叡智，自知見證，究暢道行，可作能作，無餘生死，其智明審，是為佛十神力也。

「四無所畏者：佛神智正覺，無所不知，愚惑相言：『佛未悉知。』至於梵摩眾聖，皆莫能論佛之智故，獨步不懼，一無畏也；佛漏已盡悉知，愚惑相言：『佛漏未盡。』至於梵摩眾聖，莫能論佛之志故，獨步不懼，二無畏也；佛說經戒天下誦習，愚惑相言：『佛經可遏。』至於梵摩眾聖，莫能論毀佛之正經故，獨步不懼，三無畏也；佛現道義，言真而要，能度苦厄，愚惑相言：『佛不能度苦。』至於梵摩眾聖，莫能論佛正道故，周行不懼，四無畏也。

「佛得定意，一切知見，坐自念言：『是實微妙，難知難明，甚難得也。高而無上，廣不可極；淵而無下，深不可測；大包天地，細入無間。昔定光佛時，別我為佛，名釋迦文。今果得之。從無數劫，勤苦所求，適今得耳。自念宿命，諸所施為，慈孝仁義，禮敬誠信，中正守善，虛心學聖，柔弱淨意，行六度無極，布施持戒，忍辱精進，一心智慧。習四等心，慈悲喜護；養育眾生，如視赤子；承事諸佛，積德無量；累劫勤苦，不望其功，今悉自得。』喜自說曰：

「今覺佛極尊，　棄婬淨無漏，
一切能將導，　從者必歡預。
夫福之報快，　妙願皆得成，
愍疾得上寂，　吾將逝泥洹。

「佛初得道，自知食少身體虛輕，徐起入水洗浴，畢欲上岸，天按樹枝，得攀而出，旋往樹下。有五百青雀，飛來繞佛，三匝而去。復有長者女，始嫁有願生子男者，當作百味之糜，祠山樹神。後生得男，喜即作糜，盛以金鉢，其女瀉糜，釜杓不污；女益珍敬，即與數女，俱入山中，望見好樹，即遣婢先往掃除；婢到見佛，不知何神，還報女言：『有神在樹下坐。』女令婢戴百味之糜置頭上

前，長跪上食并金鉢。佛言：『汝等能有善意，必以現世得福見諦。』眾女遙拜而退，佛便食糜已，念先三佛初得道時，皆有獻百味之食并上金鉢如此器者，今皆在文隣龍所。佛即擲鉢水中，自然逆流，上水七里，墮前三鉢上，四器共累，相類如一。龍王歡喜，知復有佛。

「佛定意七日，不動不搖。樹神念：『佛新得道，快坐七日，未有獻食者，我當求人令飯佛。』時適有五百賈人，從山一面過，車牛皆躓不行。中有兩大人，一名提謂，二名波利，怖還與眾人俱詣樹神請福，神現光像言：『今世有佛，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，未有獻食者。汝曹幸先能有善意，必獲大福。』賈人聞佛名，皆喜言：『佛必獨大尊，天神所敬，非凡品也。』即和麨蜜，俱詣樹下，稽首上佛。

「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，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。時四天王，即遙知佛當用鉢，如人屈申臂頃，俱到頞那山上；如意所念，石中自然出四鉢，香淨潔無穢。四天王各取一鉢，還共上佛：『願哀賈人，令得大福。方有鐵鉢，後弟子當用食。』佛念取一鉢不快餘三意，便悉受四鉢，累置左手中，右手按之，合成一鉢，令四際現。佛受麨蜜，告諸賈人：『汝當歸命於佛，歸命於法，方有比丘眾，當預自歸。』即皆受教，各三自歸。佛起於異處食畢，呪願賈人言：『今所布施，欲使食者，得充氣力；當令施家，世世得願，得色得力，得瞻得喜，安快無病，終保年壽；諸邪惡鬼，不得嬈近；以有善意，立德本固；諸善鬼神，常當擁護；開示道地，得利諧偶；不使迍蹇，無復艱患；人有正見，以信喜敬；潔淨不悔，施道德者；福德益大，所隨轉勝，吉無不利。日月五星，二十八宿，天神鬼王，常隨護助；四天大王，賞別善人，東提頭賴、南維睒文、西維樓勒、北拘均羅，當護汝等令不遭橫；能有慧意，研精學問，敬佛法眾，棄捐眾惡，不自放恣。現受吉祥，種福得福，行道得道，以先見佛一心承奉，當為從是致第一福。現世獲祐，快解見諦，富樂長壽，自致泥洹。』

「時麨蜜冷，佛腹內風起，帝釋即知，應時到閻浮提界上，取藥果名呵梨勒，來白佛言：『是果香美可服，最除內風。』佛便食之，風即除去。起到文隣瞽龍無提水邊，坐定七日，不喘不息；光照水中，龍目得開，自識如前，見三佛光明，目輒得視。龍王歡喜沐浴，名香栴檀蘇合出水；見佛相好光影如樹有華，前繞佛七匝，身離佛圍四十里；龍有七頭，羅覆佛上；欲以障蔽蚊虻寒暑，時雨七日，龍一心不飢不渴。七日雨止，佛悟，龍化作年少道人，著好服飾，稽首問佛：『佛得無寒、得無熱、得無為蚊虻所嬈近耶？』

「佛時答言：

「『久得在屏處，　思道其福快；
昔所願欲聞，　今以悉知快；
不為彼所嬈，　能安眾生快；
度世三毒滅，　得佛泥洹快；
生世得覩佛，　聞受經法快；
得與辟支佛，　真人會亦快；
不與愚從事，　得離惡人快；
有黠別真偽，　知信正道快。』

「佛告龍王：『汝當復自歸於佛，自歸於法，自歸於比丘僧。』即受三自歸。諸畜生中，是龍為先見佛。佛以神足，移坐石室，自念本願，欲度眾生。思惟：『生死本從十二因緣法起，法起故便有生死；若法滅者生死乃盡。作是故自得是，不作是是便息。一切眾生，意為精神，窈窈冥冥，恍忽無形，自起識想，隨行受身；身無常主，神無常形，神心變化，躁濁難清；自生自滅，未曾休息；一念去，一念來；若水中泡，一滴滅一復興；至于三界欲、色、無色，九神所止皆繫於識，不得免苦；昧昧然不自覺，故謂之癡，莫知要道。夫道至妙，虛寂無念，不可以凡世間意知。世間道術九十六種，各信所事，孰知其惑？皆樂生求安，貪欲嗜味，好於聲色，故不能樂佛道。佛道清淨，空無所有；凡計身萬物不可得常有，設當為說，天下皆苦；空無所有，誰能信者？枯苦我耳。』意欲默然，不為世間說法，便入定意。
「佛放眉中光，上照七天。梵天知佛欲取泥洹，悲念：『三界皆為長衰，終不得知度世之法，死即當復墮三惡道，何時當脫？天下久遠乃有佛耳，佛難得見若優曇華，今我當為天人請命求哀於佛，令止說經。』即語帝釋，將天樂般遮伎下到石室。佛方定意覺，般遮彈琴而歌。其辭曰：

「『聽我歌十力，　棄蓋寂定禪；
光徹照七天，　德香踰栴檀。
上帝神妙來，　歎仰欲見尊；
梵釋齎敬意，　稽首欲受聞。
佛所本行願，　精進百劫勤；
四等大布施，　十方受弘恩。
持戒淨無垢，　慈軟護眾生；
勇決入禪智，　大悲敷度經。
苦行積無數，　功勳成於今；

戒忍定慧力，　動地魔已擒。
德普蓋天地，　神智過靈聖；
相好特無比，　八聲震十方。
志高於須彌，　清妙莫能論；
永離婬怒癡，　無復老死患。
唯哀從定覺，　愍傷諸天人；
為開法寶藏，　敷惠甘露珍。
令從憂畏解，　危厄得以安；
迷惑見正道，　邪疑覩真言。
一切皆願樂，　欲聽受無厭；
當開無死法，　垂化於無窮。』

「佛意悉知，便從定覺。梵天白佛言：『從久遠以來，適復見佛耳。諸天喜踊，欲聞佛法，當為世間說經，願莫般泥洹。眾生愚闇，無有慧眼，唯加慈導，令得解脫。諸天人中，多有賢善，好道易解，亦有精進，能受戒法。畏於地獄三惡道者，願開法藏，為現甘露，受者必多。天下無佛時，我見餘道人，具有三毒自意合作經典。人尚學其不至誠法，何況佛之清淨無婬怒癡？願佛說法，使眾生得聞至誠之道。』
「佛言：『善哉，善哉！梵天！欲廣施安，救諸世間，撫利寧濟，樂使解脫。我念世間，貪愛嗜欲，墮生死苦，少能自覺本從十二因緣起，癡緣癡，行緣行，識緣識，名像緣名像，六入緣六入，更樂緣更樂，痛緣痛，愛緣愛，受緣受，有緣有，生緣生老死憂悲苦悶心惱；大患其有，精神從愛，轉受生死。欲得道者，當斷貪愛滅除情欲，無為無起，然則癡滅，癡滅則行滅，行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像滅，名像滅則六入滅，六入滅則更樂滅，更樂滅則痛滅，痛滅則愛滅，愛滅則受滅，受滅則有滅，有滅則生滅，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悶心惱大患皆盡；是謂得道。唯佛覺此，微妙難明。夫此清淨無愚癡想，不可以世間凡夫意知。天下道術，九十六種，各有所事，或事天地日月五星，或事水火鬼神龍神，皆樂生求安，貪欲嗜味，好於聲色，故不能樂佛道，不聞佛經，不知要法。凡人意異，計身萬物謂可常有，設當為說，目之所見，萬物無常，有身皆苦，身為非身，空無所有，親戚家屬，悉非人所。正言似反，誰能信者？吾為枯苦，不如取泥洹，故欲不言耳。』
「梵天復曰：

「『從無數劫人在世間生死，　唯佛經難得聞，
從佛在世能度極者，　今以得願人中難有，

尊極無佛比，　是故稽首禮。
世間縛著為久在冥，　今十力興神智無量，
當開法藏施慧光明，　照諸天人令得開解，
佛能度一切，　是故願自歸。
從本發意誓為苦人，　勞謙積德行願已成，
無明老死長衰可悲，　當施法藥救諸病痛，
慈哀無過佛，　是故稽首請。』

「佛已可梵天，念：『誰可先度者？昔者父王遣五人侍我，今在山中。』即復道還，五人見佛，自相謂言：『是人來者，慎莫與起也。』佛到，五人皆起，不覺作禮。時佛言：『卿等持心，何無牢固？屬言莫起，何以作禮？』五人不對，願為弟子。佛即手摩其頭，以為沙門。還道樹下各坐思惟。佛又復念：『此間有優為迦葉——大明勇健，有好名字，國王吏民，皆共事之——與五百弟子，在尼連禪水邊。欲先開化令解，歡喜信樂佛法；爾乃餘人，當隨而學。』即往從之。迦葉見佛，即來起迎，讚言：『幸甚，大道人善來相見，消息安不？』佛即答言：『無病第一利，知足第一富，善友第一厚，無為第一安。』
「迦葉曰：『有何勅使？』佛言：『欲報一事，儻不瞋恚，煩借火室，一宿之間。』曰：『不愛也。中有毒龍，恐相害耳。』佛言：『無苦。龍不害我。』重借至三。迦葉言：『然，大道人德高，能居中者大善。』佛即澡洗前入火室，持草布地，適坐須臾，毒龍瞋恚，身中出烟；佛亦現神，身中出烟。龍大忿怒，身皆火出；佛亦現神，身出火光。龍火佛光，於是俱盛，石室盡燃，其炎烟出，如失火狀。迦葉夜起，相視星宿，見火室洞然，噫噫言：『咄！是大沙門端正，可惜不隨我語，竟為毒火所害。』佛知其意，於其室內，以道神力，滅龍恚毒，降伏龍身，化置鉢中。迦葉惶遽，令五百弟子人，持一瓶水，就擲滅火；而一瓶者，更成一火，師徒益怖，皆言：『咄咄！殺是大沙門。』明旦佛持鉢盛龍而出，迦葉驚喜問：『大道人乃尚活耶？器中何等？』佛答言：『然，吾自活耳。是鉢中者，可言毒龍，眾人所畏，不敢入室者也。今者降之，已受戒矣。』迦葉自以得道，謂佛非真，顧語弟子：『是大沙門極神，雖爾未及於道，不如我得羅漢也！』
「佛復移近迦葉，坐一樹下，夜第一四天王俱下聽佛說經。四王光影，明如盛火。迦葉夜起占候，見佛邊有四火。明旦行問：『大道人亦事火乎？』佛言：『不事火也。』曰：『昨夜此間有四火，何也？』佛言：『昨夜四天王來下聽經，是其光耳。』迦葉念言：『是大沙門極神。雖然，尚未得道故，不如我得羅漢也！』

「佛止樹下第二天，帝釋夜復來下聽佛說經。帝釋光影，甚益大明。迦葉夜起占候，見佛邊火光倍於昨四火明，心念：『是大沙門續事火也。』明旦復行問：『大道人得無事火？』佛言：『不也。昨天帝釋來下聽經，是其光耳。』迦葉念言：『是大沙門乃神聖。雖然，未及於道，不如我得羅漢也！』

「後夜，第七梵天又下聽經。梵之光影，倍於帝釋。迦葉夜起占候，見火光益大明盛。明日問：『大道人事火乎？』答言：『不事火也！』『昨夜火光益明大，何也？』

「佛言：『昨夜梵天來下聽經，是其光耳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得羅漢也！』

「迦葉五百弟子，人事三火，合千五百火，明旦燃之，火了不燃，怪而白師。師言：『疑是大沙門所為也。』即行問佛：『我五百弟子，凡事千五百火，今旦燃之，火皆不燃。是大道人之所為乎？』佛言：『卿欲使火燃不？』問之至三。曰：『欲使燃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當燃。』應聲皆燃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已得羅漢也！』

「迦葉身自事三火，明旦燃之，又不可燃。心念：『復是大沙門所為也。』即行問佛：『我自事三火，今旦燃之，了不可燃。續是大道人所為耶？』

「佛言：『卿欲使火燃不？』問之至三。曰：『欲使燃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當燃。』應聲皆燃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，然未得道，不如我已得羅漢也！』

「火燃之後，迦葉欲滅之，不可得滅。五百弟子及諸事火者，共助滅之，而了不滅。皆言：『大沙門所為也。』

「迦葉行問佛：『火既燃矣，今不可滅？』佛言：『欲使滅乎？』曰：『欲使滅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火當滅。』應聲即滅。迦葉故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不如我得道真也！』

「迦葉行白佛言：『願大道人留此，不須復遠行，我自給飯食。』即還勅家，明日作好飯，施床座已；食時自行請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如人屈申臂頃，東適弗于逮界上數千億里，取樹果名閻逼，盛滿鉢還。迦葉未至，佛已坐其床上。迦葉後到，問：『大道人從何道來？』佛言：『卿適去，我東到弗于逮地取閻逼果，香美可食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飯已去。迦葉續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明日食時，迦葉復請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便南行，極閻浮提界數千萬里，取呵梨勒果，盛滿鉢還。迦葉未歸，佛已坐其床。迦葉至，問：『何緣先到？』佛言：『卿適

去，我即南行極此地界，取呵梨勒果，亦香且美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飯已去。迦葉續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明日，迦葉復行請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隨後到。』迦葉適去，佛西到拘耶尼界上數千億里，取阿摩勒果，盛滿鉢還，先迦葉歸，坐其床上。迦葉後至，問大道人：『從何而來？』佛言：『卿適去後，我西適拘耶尼地，取阿摩勒果，香美可食。』便取食之。佛飯已去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明日，迦葉復請佛。佛言：『便去，今隨後到。』迦葉反顧，忽然不見佛；佛以神足，北適欝單越界上數千億里，取自然粳米，滿鉢而還，先迦葉至，坐其床上。迦葉後至，問：『大道人復從何來？』佛言：『從北欝單越地，取此成熟粳米，快美且香，卿試食之。』佛飯已去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明日食時，佛持鉢自到迦葉家，受飯而還。於屏處食已，念欲澡漱。天帝知佛意即下，以手指地，水出成池，令佛得用。迦葉晡時，彷徉聚中，見有泉水，怪而問佛：『何緣有此？』佛言：『吾朝得卿飯，於此食已，念欲澡漱，天帝釋指地，令有水出，汝當名此為指地池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佛還樹下，道見棄弊衣，取欲浣之。天帝知佛意，即到頞那山上，取正四方成治好石，來置池邊，白佛言：『可用浣衣。』佛欲曬衣，天帝復行取六方石來，給曬衣。

「迦葉見池邊有兩好石，又問：『何緣有此？』佛言：『吾欲浣濯及欲曬衣，天帝到頞那山上取此石來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，欲出，無所攀。池上素有樹，名迦和，絕大脩好，其樹自然曲下就佛，佛攀而出。迦葉見樹曲下垂蔭，怪而又問。佛言：『吾入池浴，出無所攀，是故樹神為我曲之。』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時摩竭國王及吏民，以歲節會禮詣迦葉所，相娛樂七日。迦葉念佛神聖明智，眾人見者，必俱捨我而共事之，當令其去七日快也。佛知其意，即隱七日。迦葉後日又念：『間者我有節會餘食甚多，得大沙門來，飯之快耶！』佛遙知之，即時來到。迦葉喜言：『大道人來，一何善也，我適欲相供養。中間何為七日不現？』佛言：『間者王與吏民共會七日，卿意念言：「是大沙門，神聖明智，眾人見者，必俱捨我而共事之，當令其去七日快也。」是故我去。卿今念我，故復來耳。』迦葉心念：『是大沙門，乃知人意。雖然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爾時迦葉五百弟子，適俱破薪，各舉一斧，斧皆不得下，懅共白師。師言：『是大沙門所為也。』即行問佛：『我諸弟子，向共破薪，斧皆舉而不下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斧當下。』斧即下。下之後，斧皆著薪，舉之不舉，復行白佛：『今斧適下，又皆不舉。』佛言：『可去，今使斧舉。』即舉得用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雖神，故不如我道真也！』

「時尼連禪水，長流駃疾，佛以自然神通，斷水令住，使水隔起，高出人頭，令底揚塵，佛行其中。迦葉恐佛為水所漂，即與弟子俱，乘船索佛。迦葉見水隔斷，中央塵起，佛行其間。迦葉呼言：『大道人乃尚 活耶？』佛言：『然，吾自活耳。』又問佛：『欲上船不？』佛言：『大善。』佛念：『今當現神，令子心伏。』即從水中，貫船底入，無有穿迹。迦葉復念：『是大沙門，神則神矣，然不如我已得羅漢也！』

「佛語迦葉：『汝非羅漢，亦不知道真。胡為虛妄，自稱貴乎？』於是迦葉心驚毛豎，自知無道，即稽首言：『大道人實神聖，乃知我意志。寧可得從大道人稟受經戒作沙門耶？』佛言：『且還報汝弟子，報之益善。卿是大長者，國中所承望，今欲學大道，可獨自知乎？』迦葉受教，還告諸弟子：『汝曹知乎？我目所見，意始信解，當除鬚髮，被法衣，受佛戒，作沙門。汝等欲何趣？』五百弟子曰：『我等所知，皆大師恩，師所尊信，必不虛妄，願皆隨從得為沙門。』於是師徒，脫身裘褐，及取水瓶杖屣諸事火具，悉棄水中。俱共詣佛，稽首白佛言：『今我五百弟子，以有信意，願欲離家，除鬚髮，受佛戒。』佛言：『可！諸沙門來。』迦葉及五百弟子，鬚髮自墮，皆成沙門。

「優為迦葉有二弟：次曰那提迦葉，幼曰竭夷迦葉。二弟各有二百五十弟子，廬舍列居水邊。見諸梵志，衣服什物，諸事火具，皆隨水流。二弟驚愕，恐兄師徒五百人，為惡人所害，大水所漂。即與五百弟子，逆水而上。見兄師徒，皆作沙門。怪問：『大兄年百二十，智慧高遠，國王吏民，所共宗事。我意以兄為是羅漢，今反捨梵志道、學沙門法，此非小事。佛豈獨大，其道勝乎？』迦葉答言：『佛道最勝，其法無量。我雖世學，未曾有得道神智如佛者也。其經戒甚清淨，我今以見慈心度人，以三事教化：一者道定神足，變化自然；二者智慧，知人本意；三者經道正行，隨病與藥。』二弟各顧謂諸弟子：『汝等欲何趣？』合五百人，俱同聲言：『願如大師。』即皆稽首，求作沙門。佛言：『可！諸沙門來。』二弟及五百弟子，皆除鬚髮，即隨佛後，復成沙門。

「佛便有千沙門，俱到波羅奈夷縣叢樹下坐。」

佛諸弟子皆故梵志，佛為諸弟子現神變化：一者飛行，二者說經，三者教誡。諸弟子見佛威神，莫不歡喜，作禮奉行。
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